

如果唐山是一座“凤凰涅槃”之城，那么，这些为了亲人继续顽强拼搏，带着伤痛隐忍前行的幸存者，则是凤凰身上的一根根羽毛，有了他们，凤凰才能振翅高飞，这座城才得以涅槃重生……

一个震后母亲的后半生



7月28日，在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纪念墙前，一位老人手捧鲜花祭奠在震中去世的亲人。

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

本报记者 杨学义

7月31日，一家人围在徐月仙老人和丈夫朱贵明合葬的墓前，焚香、烧纸、祭拜、诉说……

“哥、嫂子，在那边挺好的吧？多保重！”
“妈，我每天都特别想您！没伺候够！”

“奶奶，我结婚了，不是小孩儿了，一切都挺好的。”

两年前的8月4日，徐月仙离开了人世，与40年前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丈夫葬在一起。一家人选择两人祭日中间的周末聚在一起，回忆老人艰难的一生。

今年7月28日，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。在那场灾难中，超过24万人不幸罹难，其中7218户家庭全部震亡，将近1.6万户家庭解体。“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”，撒手人寰的遇难者不用再为重创后的心灵疗伤，不用再面对生存的艰辛，活着的人却不能。

小叔子：嫂子从未抱怨过

徐月仙老人的小叔子朱贵民每当看到开盘式三轮摩托车，便会在脑海中浮现这样一个场景：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载着年幼的弟弟，在刷满口号、标语的居民楼、厂房前奔驰、欢笑，这是大他十多岁的哥哥留给他的童年回忆……

朱贵明生前在矿区的保卫科工作，由

于工作需要，他每天以一辆开盘式三轮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，这在当时是威风凛凛的事。

震前不久，朱贵民在哥哥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矿上的稳定工作，“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，都离不开哥哥打下的基础”，他对全家人回忆，没有哥哥的帮助，自己很难想象在震后该怎么立足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城市的一切开始恢复正常。朱贵民为照顾守寡的嫂子，帮助她申请了一套宽敞楼房的三居室，没想到徐月仙却一口回绝：“楼房我不住，就住平房！”朱贵民明白，是大地震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，那种天崩地裂的震颤，是老人一辈子都不想再次经历的。直到去世，徐月仙都一直坚持住在没有暖气、没有厕所的平房里。

在徐月仙的小姑子朱桂霞眼中，嫂子是个刚毅、坚强的人。在震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徐月仙的婆婆由于痛失爱子，悲痛至极，与此同时，婆婆也担心她“走道”（方言“改嫁”的意思），将自己的孙子、孙女带走。所以，她对徐月仙起了防备心，处处刁难、试探，沉默寡言的徐月仙忍受着这一切，不吭一声。

一天，朱桂霞亲耳听到了婆婆冷不丁质问儿媳妇：“有没有想过往前走一步？”徐月仙斩钉截铁：“三个孩子这么小，不可能！”

她的小姑子终生都难以忘记那一刻，

一句话很容易说出口，但一个女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，这是怎样的生活呀！”多年来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徐月仙在矿上的洗煤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回家还要收拾家务，她从未抱怨过，动摇过，也没有和人诉过一句苦。

儿女：妈妈也曾偷偷哭泣

徐月仙的儿子朱金生，地震当晚和父母睡在一起，当深夜地动山摇之际，从事保卫工作的朱贵明的第一反应是：有炸弹！于是迅速从床上跳起，将头探出窗外，随即被一块坠落的巨石砸中头部，摔出窗外，遇险。

“妈妈！”10岁的朱金生惊慌哭闹着，徐月仙已顾不得丈夫，迅速侧身将儿子护在身下。几乎同时，房梁塌了，徐月仙的左侧跨骨粉碎性骨折，左手也被砸坏，而身下的儿子，毫发无损。

这是朱金生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，他很难原谅自己：“我当时太小了，应当是我将妈妈压在身下，而不是相反。”三年前，徐月仙被查出罹患骨癌，起初临床表现就是：腰部左侧的旧伤疼痛难忍。

朱金生说：“地震不光夺走了爸爸的生命，也在38年后夺走了妈妈的生命。”

徐月仙的女儿朱金英听到这句话，潸然泪下，她回忆起母亲最后的日子，癌细胞扩散到全身，徐月仙的躯体瘦成一副骨架，病魔非

要将她的最后一丝精力榨干。“妈妈一生操劳，没想到最后还要经历这样的痛苦！”

在孩子未成家前的十多年间，徐月仙一直生活在重压之下。她要承担家庭日常生活开支、三个孩子成长所需的各种花费。“妈妈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再苦、再累，没有和别人借过钱，没有向亲戚朋友请求过援助，没有让孩子受过委屈！”朱金英说，妈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女人，对家人、朋友、邻里，永远都是一个乐观、开朗的形象。

但有一天，朱金英夜上厕所时，撞见了母亲一个人站在平房院落的角落里哽咽，“那本该是一场号啕痛哭，但她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捂住自己的嘴和鼻子，不让孩子们听见。”朱金英跑过去，一把抱住妈妈，两人相拥而泣……

“从那天起，我长大了”，朱金英说。

孙子：奶奶的乐观让我变得豁达

小时候，徐月仙的孙子朱恒并不能理解奶奶所经历的一切，总觉得奶奶和别人家的老太太并无不同。

在孙子心中，奶奶是一个人缘很棒的人。“奶奶家门口专门种了一棵梧桐树，周围的几户人家都爱坐在树下休息。”朱恒印象中，奶奶家门口总是聚满了人，有人口渴了，就会到奶奶院中的大水缸中舀水喝。

朱恒回忆，自己上初二时暑假的一天，正在奶奶家午睡，院中进来一名收破烂的人，询问：“能不能给口水喝？”这引起了朱恒的反感，对这名衣衫褴褛、满身汗臭的人横眉竖眼，“要么赶紧喝，要么你就出去！”奶奶站在旁边，大声喝止：“朱恒，回屋去！”然后，转身在大缸中给这名收破烂的人舀了一碗水喝。

朱恒回忆，自己上初二时暑假的一天，正在奶奶家午睡，院中进来一名收破烂的人，询问：“能不能给口水喝？”这引起了朱恒的反感，对这名衣衫褴褛、满身汗臭的人横眉竖眼，“要么赶紧喝，要么你就出去！”奶奶站在旁边，大声喝止：“朱恒，回屋去！”然后，转身在大缸中给这名收破烂的人舀了一碗水喝。